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十七章



如同交戰的天使，有些星辰墜入西方的地平線，而有些則冉冉升起。然後從相反的方向追趕。在他們之間，整個星座神聖的泰坦尼克號隊形翱翔於漆黑的夜空；在獵戶座的星劍之下，一對孤獨的翅膀振翅高飛，主宰著夜空。乘著狂風，拉撒路穿梭於天地之間，高高飛過法國的鄉村，不斷向前，向上，直至暮色深沉。

廣袤無垠、變幻莫測的世界在他腳下緩緩展開，森林、田野、山丘、山谷、溪流和河流星羅棋布。當整個世界在他眼前飛馳而過時，他向東遷徙的決心從未動搖。他堅定的信念也從未動搖。他要找到一位修士，完成一位鄉紳對一位早已逝去的牧師許下的莊嚴承諾。

然而，天空不再歡迎他的到來，一道細細的紅色曙光清晰地劃過東方的地平線。拉撒路從天而降，終於找到他要尋找的地標了。遠處，一條寬闊蜿蜒的黑色絲帶穿過樹梢環繞的山谷。顯然，那是盧瓦爾河。

他從修道院的眾多地圖中辨認出它的模樣和大致位置。他潛入河谷中心，掃射森林的樹冠。越過河流，穿過樹林，他猛地轉彎，進一步降低高度，最終平穩地懸停在翻騰的河面上。在深深的陰影中……

山谷中，拉撒路沿著黑色動脈走向萊昂灣。

他振翅高飛，感受到河谷中瀰漫的涼意。潮濕的空氣中瀰漫著沼澤般的惡臭：腐爛的雜草、腐朽的木頭、死水潭、真菌以及死魚重新濕潤的氣味混雜在一起，訴說著最近下過一場雨。拉撒路緊貼著河東岸，試圖找到一處可以躲避烈日的庇護所。然而，沼澤遍布的河岸不過是兩道被侵蝕的堤岸，上面垂掛著爭相生長的樹木。許多樹木枯萎傾斜，搖搖欲墜；有些則露出裸露的根鬚，像張開的雙腿般伸展開來，根鬚間只有潮濕的動物洞穴。黎明已至，他卻找不到任何避難所，於是加快了腳步。

拉撒路繞過河灣，目光投向西岸的一條支流。

一條狹窄的支流從盧瓦爾河分岔而出，籠罩在黑暗之中，幾乎完全被茂密的灌木叢遮蔽。他猛地轉向，穿過河道。

他沿著河水逆流而上，穿過灌木叢，沿著泥濘的河道蜿蜒而上，躲避著扭曲的樹枝和倒伏的樹幹。腳下，溪流死寂的回水宛如一面黑色的鏡子，時時提醒著他——甚至像計時器。在河面上，他看到樹梢的輪廓，它們在逐漸增強的紅色天光映照下，伸展成一片幽暗的陰影。他正在失去時間；他知道太陽毫不留情；於是，拉撒路帶著堅定的決心和鋼鐵般的意志，繼續深入這片冥河般的荒原。

這條狹窄的水道蜿蜒穿過荒野，宛如一根虯曲的樹枝，兩岸扭曲變形，與更多相鄰和蜿蜒的小溪交錯縱橫，雜草叢生。

河灣和長滿苔蘚的洞穴。更深處，河岸逐漸過渡到低窪地帶，四周的地面都被徹底淹沒，不留任何可見的痕跡。

一條水道—森林彷彿是從一塊黑色的玻璃中生長出來的。的確，拉撒路發現自己對黎明那致命的光芒及其在水中同樣有效的倒影感到十分不安。他完全被困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在枝繁葉茂的森林中飛翔，在水面上盤旋。

深度不確定。然而，他沿著蜿蜒的小路走去，那裡樹木並不茂密。成長，希望自己能沿著小溪的真正路線前進。

他繼續前行，穿過被洪水淹沒的林間小徑，兩側成片的樹木如同扭曲顫抖的黑色牆壁般在他身邊呼嘯而過。最終，天空和水面都染上了深紅色，宛如兩片相對的血海。寒意早已從他的翅膀上消散，他的臉頰卻像被熱風灼燒般滾燙。拉撒路眯起眼睛，眺望遠方，終於看到了他期盼已久的景象——小溪開始重新成形，將泥濘的河岸從水中抬起。它繼續向前，從曾經的沉沒中升起，挺直身軀，輪廓也更加清晰，展現出更寬闊、更筆直、更堅定的姿態。隨著被洪水淹沒的低窪地帶逐漸退去，原本泥濘的河道變成了一條溝壑，變成了一條溪流，最終匯成一條河流，將林線向後推移。那片幽暗的沼澤樹林退到了高聳下垂的河草後面，草叢間，挺拔的莖稈拔地而起，頂端蓬鬆的灰色羽狀物直插雲霄。他繼續飛行，沿著水道中心的一條筆直狹窄的航線飛行。

然後，它突然出現在河的北岸，彷彿是上帝的恩賜，突然躍入視野。拉撒路飛過它，卻又在水面上盤旋許久，最後才落入濕漉漉的河岸雜草叢中。他收起疲憊的雙翼，向後倚靠在腳跟上，閉上雙眼，望著灼熱的天空，大口喘著氣。接著，他彎下腰，雙手撐在膝蓋上，劇烈地喘息著，汗珠不斷地從鼻尖滴落。

他轉向河岸，發現一張破舊的漁網半浮在水面上，其餘部分則沉入泥濘的河岸中。在水中，被漁網困住的，拉撒路瞥見一個小女孩的頭顱。她張著嘴，睡眼惺忪地望著他。她蓬鬆的頭髮隨著波浪輕輕搖曳，如同成千上萬條小蟲齊齊擺動，彷彿從靜止的身體部位中透出一種超現實的生命力。然而，這不過是在戲弄他——那隻是一個破碎玩偶沉入水中的頭顱。

在附近，靠著長滿灌木的河岸，他注意到一艘破舊小船的殘骸，被水浸透、斷裂的船底板平躺在岸邊。

一部分被泥漿和雜草掩埋。拉撒路站起身，走近一看，發現一串水坑，似乎印著一個沉重男人的靴子留下的痕跡。他的目光順著痕跡，穿過一片被壓扁的雜草，朝著……方向望去。

一扇木板門，靠在一座堅固石砌建築的轉角處。儘管有新鮮的腳印，這區域看起來卻像是被遺棄了一般。建築上爬滿了生機勃勃的藤蔓和茁壯的幼苗；從這景象來看，它彷彿是飢餓森林的獵物，正被慢慢地、徹底地吞噬。然而，它的面貌並非完全被吞噬。在外牆的上緣，兩排腐朽的木樑從它那雖有裂縫但整體依然穩固的外殼中伸出來。在平行排列的突出木樑下方，矩形的斑駁痕跡表明這裡曾經有窗戶，但後來被新的石頭封死了。儘管破敗不堪，但在拉撒路看來，這座建築卻像是個躲避日光的聖地。他抬頭望向紅色的天空，看著腳印，思考著該如何解釋，為什麼一個基督徒飛行員必須躲避上帝的光。

「裡面有人嗎？」拉撒路一邊小心翼翼地撥開雜草，一邊喊道。他敲了敲門。「我可以跟你說幾句話嗎？」他豎起耳朵，側耳傾聽裡面的動靜。「你在這裡嗎？」他什麼也沒聽到，只有周圍灌木叢中蟋蟀持續不斷的嗡嗡聲，以及遠處或許是受驚的烏龜撲騰水花的聲音。拉札勒斯用手抵住門，把它推開一條縫，然後大聲問道：「有人嗎？」一隻倉皇逃竄的蜘蛛從裡面爬了出來，從他身邊飛快地跑過。他悄悄地穿過門，踏入了一片漆黑的房間。“這裡空無一人嗎？”

拉撒路踉蹌著衝出門口，一手摀著嘴，被一股或許是世間最令人作嘔的惡臭嗆得喘不過氣來。他急忙穿過雜草叢，一邊乾嘔一邊幾乎要吐出來。然後他轉過身，一邊咳嗽一邊再次查看那扇門。只見從敞開的門洞裡湧出一大群蒼蠅，與他匯合。它們盤旋在他的頭頂，形成一個超現實而縹緲的光環，嗡嗡作響。拉撒路猛地一巴掌。

他望著它們。他向東望去，透過柏樹稀疏的縫隙，發現第一道陽光正照射在森林樹冠的上層。

往上游走去，他沒有看到其他避難所——只有泥濘的河岸和垂落的灌木叢。皮膚上持續不斷的灼熱感讓他難以忍受，彷彿在提醒他黎明已至。他轉身看向那扇彷彿在嘲弄他、敞開的大門，那大門彷彿在呼出一口氣。

他呼出的氣息沉悶而腐臭，或許堪比垂死之犬的喘息。他皺起眉頭，挺直肩膀，深吸一口氣，重新走進屋內。拉撒路關上門，惡臭和黑暗將他吞噬。

他用手摀住鼻子，背對著緊閉的門，一動不動地站著，讓瞳孔剝去層層黑暗，辨認出圍欄內部的各個角落——石板地面；一張桌子；另一張桌子；另一扇門。

他的眼睛被惡臭熏得睜不開，那惡臭似乎比黑暗還要濃重地籠罩著他周圍的一切，那氣味如同地獄煙囪噴出的廢氣般灼燒著他的雙眼。劈啪作響和嗡嗡聲不絕於耳……

建築物。他擦了擦眼睛，重新將目光聚焦在陰暗的地板和牆壁上，它們的表面在黑暗中彷彿翻騰著。

「那並非他淚眼朦朧所致，而是它們表面確實在動。上面佈滿了翻滾的蒼蠅和成群的蟑螂，幾乎將它們淹沒。」

在彷彿沸騰的黑暗中，建築物的更多輪廓逐漸顯現。拉撒路抬頭望去，看到一排排彎曲的木椽。它們合在一起，就像一個伸展開來的空心肋骨，懸掛在更高的天花板下。無數的繩索和鐵鍊從上方垂落，末端綴滿了各式各樣的金屬鉤和倒刺。許多繩索和鐵鍊上掛著死魚，蜷縮著，扁平著，乾癟無力。而在這所有死魚之上，或許有百萬隻蒼蠅在它們破裂的眼球上飛舞。

拉撒路走向魚屋中央，撥開低垂的鐵鍊，鐵鍊在他身後發出叮噠作響。他停在一張長方形木桌旁，這張桌子如同孤島矗立在魚屋中央。這件簡陋的家具表面佈滿了深深的線條壓痕和不規則的重疊凹槽，彷彿曾遭受過刀刃的反覆砍削。他用手指輕輕撫過桌子斑駁的凹坑，然後再次仔細檢查了魚屋的牆壁。

他注意到上面有一排火炬架，和他記憶中在修道院地下墓穴裡看到的很像。他轉身回到入口處，看到旁邊靠牆放著一個高高的桶，裡面裝著一排倒置的木製火炬。

桶子是一個較小的帶蓋桶，大概是用來給火炬加燃料的油蒸餾器。

他轉身，目光投向建築物最黑暗的角落，越過蜷縮的魚屍，看著後牆。一條長長的工作台佔據了整面牆。工作台上散落著剝皮工具、乾裂的魚頭和鹽塊。工作台下方和地板上，他看到成堆疊整齊的衣物，大多是長袍和連身裙，上面沾滿了老鼠糞便。最上面的幾件衣服看起來像是新疊的；然而，再往下，靠近…

地板上的衣物已顯露出嚴重的腐爛跡象。在成堆的布料旁，工作台下方整齊地擺放著一排鞋子。有些是新的，有些是舊的，有些破爛不堪，彷彿被嚙齒動物啃出了洞。即便如此，它們仍然與其他的鞋子和衣物一起，整齊地排列著。這景象或許顯得有些超現實——甚至有些詭異。

然而，拉撒路在桌子底下發現的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或許是他在桌腿之間看到了極端的秩序與腐朽，它們共存於同一空間。

拉撒路拍掉臉上的蒼蠅，乾嘔了一聲，隨即關掉了工作台。然而，他卻無法輕易擺脫周圍那股腐臭的空氣，它的氣味…

那股氣味黏在皮膚上，令人窒息，很容易就能把任何人的喉嚨折磨得幾乎要翻過來。他搜遍了圍欄的其他地方，確信這股可怕的惡臭並非來自乾魚，而是來自…

一個潮濕且更加令人作嘔的源頭。他的目光順著一群蒼蠅向南望去。

他望著牆，看向一扇高大破舊的門，門上掛著一個粗大的金屬門閂。他豎起耳朵，聽著門後傳來一陣持續的嗡嗡聲。然後，他低頭看向門縫，發現許多昆蟲飛來飛去，像一群忙碌的蜜蜂。拉札勒斯歪著頭，心想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作祟，污染了空氣？

躲在破損的門後，破壞了這一切。

好奇心驅使著他，與此同時，伊凡那威嚴的聲音在他腦海中迴盪，警告他不要踏入禁忌的貝尼翁隧道，說道：“拉撒路，千萬別去這條隧道。你可以自由探索所有的地下墓穴，唯獨這條，千萬別去。”

就是這個。然而，好奇心的真相或許就在於它能夠激起足以點燃任何野獸般狂野慾望的誘惑力。此外，哪有野獸能夠服從意志堅定的冷酷紀律呢？

無知，連那熊熊燃燒的好奇心都無法忽視？拉撒路穿過叮噠作響的鎖鏈，走向那扇高大的門，身後，無數蚊蚋和紙片般的小魚散開，緩緩合攏。他打開高大的門，猛地推開。

砰！咚咚咚！拉撒路猛地跳到一邊，對著一顆滾落下來、滾過石板路的頭發出嘶嘶聲。緊接著，頭後面，一群昆蟲從敞開的門口咆哮而出，像無數個脫殼的小天使般衝上屋頂。女人的頭顱搖晃著，用乳白色的眼珠盯著拉撒路，脖子上掉落一堆乳白色的幼蟲。拉撒路轉身閉上眼睛，彷彿這樣就能讓他擺脫感官的束縛，阻止這可怕景象再次浮現在他的記憶中。然而，就像他能如此清晰地回憶起的每一個過往事件一樣，一切都太遲了，他那完美無瑕的記憶既是恩賜也是詛咒，它迫使他去細想人生中最糟糕的經歷，哪怕是現在，那堆乳白色的幼蟲。

拉撒路咳嗽起來，被蚊蚋噙得喘不過氣來。他轉身走向那扇高大破舊的門，小心翼翼地靠近。透過敞開的門，他發現旁邊還有一個很寬但很淺的房間，似乎沿著南牆一直延伸到盡頭。拉撒路意識到自己身處魚房，便猜到了這個房間的用途：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更衛生的儲藏空間，用來存放醃製好的魚。然而，在緊閉的門後，這個狹窄的房間似乎另有用途，是為了防止裡面的東西污染整棟建築。

門開了，拉撒路發現房間的地板上堆滿了赤裸的、被斬首的屍體。或許有五十具甚至更多，全是女性，體型各異。她們的擺放方式十分規整：雙臂垂於身側，頸洞朝北，正對著門口。這些遺骸堆疊在一起，看起來就像一捆整齊的木柴，或是一疊疊好的衣服，甚至是一排整齊的鞋子。和衣服一樣，屍體的腐爛程度也逐漸加深——越靠近地面，原本清晰的身體特徵就越發模糊，最終混雜在高度腐爛的黑暗之中。

最底層是一層渾然一體的物質，翻滾著，如同沸騰的瀝青，裡面爬滿了昆蟲。在這堆可怕的屍體最上面，躺著一個個睡眼惺忪的腦袋，它們茫然地望著前方，或許正凝視著人類最絕望的境地。

「啊！」拉撒路向後衝去，撿起那顆失去的頭顱，扔了回去。

他走出房間，砰地一聲關上了高大的門。他踉蹌著走向魚舍中央的桌子，頭暈目眩。他再次環顧這骯髒的魚舍，目光最後落在了那扇誘人的外門上。他知道門後空氣清新，地面上沒有螞蟻和蟑螂。然而，從門檻下透出的柔和紅光也讓他明白，死神徘徊在門外。黎明終於來臨，魚舍成了他餘生的避難所。

那天，他踩掉靴子上的蟲子，爬上桌子，簡單地掃了一眼椽子，然後縱身躍入其中。他跨坐在橫樑上，伸展開身體，面朝下躺在上面。他躺在那裡，遠離了天上的烈焰戰車和地獄般佈滿蟲子的地板。在那外在的

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徘徊於天堂與地獄之間，拉撒路最終逃脫，進入了一個更加…歡迎來到夢想的世界。

~*~

咚咚—嘶！咚咚—嘶！拉撒路被一陣令人不安的怪異聲響驚醒，那聲音彷彿是一頭巨獸在泥濘的地面上爬行，沉重的前肢一次又一次地砸進泥裡，拖著毫無生氣的後半身。拉撒路聽見階梯間傳來沉重的喘息聲，不禁想起在修道院地下墓穴的井洞裡，侍從塔圖斯曾以為侍從米格爾遭到了怪物的襲擊。如今，拉撒路聽到的聲音確實與此相似，他想像那像是一頭氣喘吁籲、傷痕累累的海獸，正掙扎著想要離開海岸，找到最終的歸宿。

拉撒路翻了個身，側躺著，痛得齜牙咧嘴，揉著被懸空的重量壓在胸口和腿上的木樑。他站起身，蹲在橫樑上，凝視著外門的門檻和它散發出的紅色光芒。

他記憶中那抹緋紅的光芒，如今已褪成另一種色——一種垂死的紅色。他從屋樑持續的震動中得知，黎明已然消逝，暮色降臨。「很快，夜空將屬於我，」他對自己說。然而，他還是瞥見幾道掠過的影子，它們穿透了門檻的微光。周圍的聲音越來越大。他屏住呼吸，心跳加速。如果門開了，就算只有一絲光線透進來

砰！門猛地被推開。一束陽光傾瀉而下，灑滿地板，撐開了一道縫隙。

蟑螂翻騰，如同翻滾的海洋。昆蟲如波浪般湧入陰影。拉撒路扭過他曬傷的臉，閉上了眼睛。他畏縮了一下，咬緊牙關，像尊雕像般僵立著。在他雙眼失明、戒備森嚴的狀態下，他聽到令人不安的騷動傳進了魚棚。彷彿那拖著身子、喘息著的海怪覺得，這間散發著惡臭的房屋內部，才是更適合它死去的地方。

然而，原本像是野獸前肢重擊的聲音，漸漸變成了男人靴子敲擊石板路的清晰聲響。門軸吱呀作響，刺眼的日光也漸漸暗了下來。拉撒路睜開了眼睛，低頭望去……

發現一個男人背對著魚屋內部，正透過幾乎關閉的門縫向外窺視。他舉止可疑，或者……

狡猾的男人，他藏在裡面，窺探外面。

從屋樑上方的陰影裡，拉撒路看到了入侵者的背影：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一頭濃密的黑髮油膩膩的。他米色長袍的下擺沾滿了泥漬；拉撒路透過長袍，看到一雙和他自己的一樣的黑色靴子，上面也沾滿了泥塊。一串泥濘的腳印從男人的靴子延伸到房間中央。直到他看向那張破損的桌子，拉撒路才找到之前聽到的拖曳聲的可能來源。他看到一隻無力而纖細的手，無力地翻在地上。然而，從他的位置，拉撒路看不到主人的手臂或身體，因為長長的桌面遮住了一切，除了那隻蒼白的手。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敢再去探尋更多細節，以免引起橫樑的吱嘎聲。

最後，那人悄悄離開門口，從高桶取出火把。然後，他打開小桶的蓋子，用油潤濕火把，繞著魚舍走了一圈，把火把插進牆上的支架裡。他輕輕彈了幾下火絨盒，整個魚舍頓時都被火把照亮。接著，他回到外門，向外瞥了一眼，然後用一根粗壯的橫桿把門關上。最後，他轉過身，凝視著靠牆的工作台，上面整齊地堆放著衣服和鞋子。他拍了一下手，雙手合十，指尖輕觸嘴唇，彷彿在欣賞一頓豐盛的盛宴。

拉撒路仔細觀察了他的五官：橄欖色的膚色，濃密的黑色鬍鬚，深邃的眼睛，以及一個突出的、鷹鉤狀的鼻子。雖然這人的臉對拉撒路來說很陌生，但最令他不安的特徵在於……

他那雙眼睛的間距很不自然，在一張看似肉乎乎的臉上，這雙間距很窄的眼睛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相當令人不安的獨眼巨人般的凝視。

男人的臉色瞬間變了，笑容消失，緊鎖的眉頭緊鎖。他大步上前，從地上抱起一個毫無生氣的女人，將她橫放在桌上。他把女人的雙臂放在身側，調整她的位置，使她位於桌子中央，彷彿在擺弄一個真人大小的玩偶。拉撒路俯視著她，她似乎也回望著他，那雙湛藍的眼神充滿了絕望的哭喊。然而，她眼中流露出的恐懼卻令人難以承受。

她放鬆的臉上帶著滿足的神情，但眼神卻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她似乎帶著厭惡和自鳴得意的複雜情緒看著他，痛苦的目光和嘴角那抹不易察覺的冷笑交織在一起。她就那樣躺著，仰望著他，目光彷彿要穿透他的雙眼，直視著天堂的深處，而就在這時，男人開始脫她的衣服。男人的手指輕柔而細緻，如同慈母照顧臥床女兒一般，一絲不苟地將每一件衣物疊好，堆放在綁在桌子上的屍體旁。

拉撒路踉蹌了一下，抓住一根椽子才穩住身形。他摀住嘴，一陣突如其來的噁心感襲來，讓我不禁皺了皺眉頭。蒼蠅嗡嗡作響，昆蟲咔嚓咔嚓地鳴叫，拉撒路清晰地聽見那人每一次沉重的呼吸，連帶著痰液汨汨地流淌；他看著那人肥碩的手指，優雅地撫平並疊好最後一件衣服。在拉撒路看來，那手指並不像一個經驗豐富的漁夫的手，它們顯得肥碩而柔嫩；不像他父親，或者他自己，那修長、精瘦、皮膚厚實的手指。

那人把屍體的衣服和鞋子搬到後牆邊，放在工作台下面，和其他整齊擺放的人體衣物放在一起。他背對著拉撒路，在那兒忙著整理櫃檯上的東西。突然，那人從他身後喊道：「我是漁夫——所有人類的漁夫；你休想離開這裡！不行；一旦進了魚屋，誰也逃不掉——一個也不行！」拉撒路嚇了一跳。

拉撒路屏住了呼吸。

漁夫繼續說：“你不相信我嗎？”

拉撒路拒絕回答，那人使用剝皮刀的刀尖刺入工作檯面，吼道：“你一直沉默不語，看來你並不……”

你信不信？但我會讓你明白並非如此。誰也瞞不過我，包括你。我洞察一切——尤其是魔鬼的作為和行徑！

然而，漁夫卻不肯看拉撒路一眼，而是背對著他，將鹽塊刮成一堆，然後碾成細小的鹽粒。他把這些鹽粒掃進手掌，抹在手臂和脖子上，彷彿在洗澡。突然，他誇張地發出哽咽聲，從喉嚨裡吐出一些分泌物，吐在靴子旁邊。

蟑螂逃走了。「我再問你最後一遍，」漁夫一邊說著，一邊抓住……
刀子從桌上落下，“你不相信我嗎，魔鬼的後裔？給我個答案！”

拉撒路感到自己完全暴露在敞開的屋頂橫樑上，頭暈目眩，最終認輸了。他嘆了口氣，開始思考自己身為一個會飛的基督徒該如何出場

那人從工作台邊衝了出去，揮舞著刀，揪住赤裸屍體的頭髮。“回答我，女巫！”他搖晃著死者的頭，將刀刃抵在她的脖子上，沖她吼道：“現在你相信我了嗎？”

拉撒路緊緊抓住橫樑，從兩腿之間向下望去，看著下方看似奇幻的景象。

「啊！現在你終於認罪了，」漁夫對著屍體喊道，「當一切都完了一當你毫無辯解之力的時候！」然後，他又像一位慈母般，拔出了……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微笑著輕輕撫摸著她的頭髮，說：“好好休息吧。”

“我的寶貝。”他舔了舔她的眼白，繼續安慰她，用拉撒路還能聽見的輕聲低語道：“別哭了。女巫不能哭泣，只有嬌嫩的小花才會感到悲傷。”

拉撒路看著漁夫回到工作台前。那人磨利著他的……

他一邊用磨刀帶磨刀，一邊回應著死去的女人未曾說出口的問題：“是的，你是，而且比大多數人都美麗。”

為什麼？」

拉撒路頭暈目眩，胃裡翻江倒海。懶洋洋的蒼蠅在他臉上嗡嗡亂飛。

那人低聲輕笑，說：“絕不可能，賤人。你休想誘惑我。我看穿了你的詭計：假裝成一朵花，只是為了掩蓋你邪惡的種子。”

拉札勒斯強忍住咳嗽。他環顧了一下建築物內部。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感到噁心的原因：上升的火炬煙霧不斷聚集在天花板上，讓他喘不過氣來。他不能待在屋頂橫樑上。

他望向外門的門檻，發現最後一縷日光仍殘留在門外——他無法輕易逃出這間魚屋。他轉身瞥了一眼那扇高大破舊的門，然後又將目光投向漁夫寬闊的背影，同時，他越來越強烈地感到一陣咳嗽的衝動。他別無選擇，只能硬著頭皮面對，強行表明自己的立場。

他悄無聲息地移動著，雙手扶住木板，輕輕俯身靠近死去的女子。然後，他站穩，雙腳分別踩在女人的兩側，站到了桌子上。他蹲下身子，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那個漁夫。他屏住呼吸，調動全身的力量，扭動著身體，調整重心，直到靴子輕輕落在地板上。

他像貓一樣躡手躡腳地走向那扇上了柵欄的外門，在閃著光的門檻前停了下來。然而，還沒等他轉身——還沒等他抬手克制自己——他就咳嗽了一聲。

拉撒路和漁夫猛地轉身，面對面站著。這時，受驚的男人他的刀在石板路上旋轉著滑落，最後落在北牆上，靜止不動。

拉撒路將目光從刀上移開，展開雙翼，對著漁夫發出嘶嘶聲。

「走開！」那人尖叫著，退到了南牆邊。

拉撒路收拾好自己和翅膀，繼續守護著門口。

尚無力承擔，卻被公諸於世。“就站在原地吧。”

「哦，我會的。就在這裡。就在這裡，如果您願意的話，」男人結結巴巴地說著，拍了拍……

他身旁是牆石。蟑螂四散逃竄。他偷偷瞥了一眼建築物另一側，看到了他的剝皮刀放在那裡。

拉撒路的目光追隨著他，低聲咆哮道：「別動它！」兩人越過中央的桌子和桌上的屍體，目光交匯。「坐下。」然而，那人依舊站著，拉撒路又說：「我很快就要離開這裡。如果你坐下，我也坐下；我們倆都不會有事。」兩人一起緩緩蹲下，當他們的視線掠過屍體和屠宰台下方時，彼此的目光再次交匯。他們就這樣坐在那裡，腳跟抵著地面，靜靜地打量對方。

最後，拉撒路再次查看了身後的門檻，那裡的光線已經漸漸黯淡下來。

「你們等到夜幕降臨才回家，是嗎？」漁夫問。

「我很快就會離開你們，」拉撒路說。

那人點點頭。「或許你會的。夜幕很快就會降臨。」他呻吟一聲，調整了一下坐姿，穩穩地坐在地板上。他背靠著牆，抬起膝蓋，把手臂搭在上面。“你是怎麼穿過這扇緊閉的門進來的？是那個女巫把你召喚出來的嗎？你是什麼？某種惡魔嗎？”

“我棲身於屋頂的木樑之上。我並非惡魔。”

「啊！你當然不是惡魔；不過，你的翅膀和牙齒確實讓人懷疑。」那人清了清嗓子，自我介紹道：“我是阿瑪德·阿瑪德·加斯頓·巴拉巴斯·加斯頓之子。請問，您是何姓？”

你出名嗎？

「拉撒路，一個會飛的人，」他簡短地回答。

那人緩緩地深深低下了頭。“這是我的榮幸，拉撒路，飛翔的人。”

拉札勒斯猛地劃出一道淺淺的回弧。

那位好奇的漁夫打破了兩人之間久久的沉默，說道：「雖然我是一位優秀的漁夫，一位博學的抄寫員，並且精通許多奇事，

「說實話，你這長著翅膀的模樣，著實讓我感到不適。要是我只是個普通的虔誠之人，我真想把你當成魔鬼化身。」他聳了聳肩。“不過，既然我不是那樣的人，你也不可能是魔鬼，或許我應該把這次偶遇當作是又一個世界奇觀——活生生的飛人——的啟示。”

他向前傾身，點了點頭。“你說的是真的嗎？你只不過是個會飛的傢伙。”

“夥計，你很快就能上路了，對吧？”

“我沒有說謊，”拉撒路回答說，“我是一名基督徒飛行員；我很快就要出發了。”

「嗯，我不是基督徒，」漁夫宣稱，「但我也不說謊；我自認為是個善良正直的人。」他高高揚起眉毛，捋了捋頭髮，彷彿要展現自己更好的一面。

然後他伸出指甲，仔細端詳。之後，他抿了抿嘴唇，用一根手指抵住指甲，沉思片刻——或許是為了誇張地炫耀自己無可挑剔的能力。“啊！”他打了個響指，指著拉撒路說，“我已經知道它的名字了。”

“姓名？”

「沒錯，這就是我將要譜寫的關於我與你相遇的詩的標題。它將會是一部引人入勝的作品。」他嘴角勾起一絲冷笑。“全世界都會為之驚嘆。”

他張開雙臂，指向天花板，揮舞著手臂，彷彿要向整個天空宣告：“這首詩的標題將是《自稱基督徒的有翼惡魔》。”

「那將是謊言；而你聲稱自己從不說謊，」拉扎勒斯說。

“現在會嗎？你看，即使是魔鬼也可能聲稱自己不說謊。任何一個敬畏上帝的人，如果見過你，都可能發誓說你是魔鬼。”

“但你說過你不敬畏上帝。”

「沒錯；不過，那些讀到這首詩的人，嗯，他們的確敬畏上帝。」他聳了聳肩。「或許問題就在於此：一個自稱敬畏上帝的飛行者的話語，與世上其他敬畏上帝的人的話語，孰輕孰重，是嗎？」

「我不是魔鬼。偽造這樣的記錄是撒謊，」拉撒路斥責道。

“對誰而言？你這一個說法如何能反駁一百個相反的說法？”

你怎麼能保證你是對的，而一百個人都是錯的呢？你真的有神明到可以做出這樣的斷言嗎？

“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個真理：我是一個基督徒飛行員，而不是一個假裝不是魔鬼的魔鬼。”

「可是，誰能反駁一百個人反對一個人的說法呢？」他歪著頭問。

“一百個人都可能犯錯，包括我，如果他們錯誤地假定了某件事，那麼...”
沒錯。

“啊，太棒了！”漁夫拍著手驚嘆道，“寥寥數語，卻道出了精髓。”

在防禦方面，你駁斥了成千上萬人的訴求！

拉撒路皺起了臉。“你在幹什麼？”

“我正在和你說話。而且，我按照你的要求坐著。”

「不，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們？」他指著屍體說。

“哦，那個女巫，”他不耐煩地揮了揮手回應道，“她們都一樣，弓誘……”

男人的善良之心被邪惡的利益所蒙蔽。不要理會她。

“你殺了她？”

那人輕笑一聲。“獵巫人就是獵殺女巫，我的好兄弟。這就是我們的職責。”

既然你自稱是基督徒，你一定聽過女巫審判之類的宗教儀式吧？他指著他們兩人，

繼續問道：“如果我不肯放下身段來負責這件事，那還有誰會做呢？你嗎？”

“你們是為了教廷才這麼做的？教會命令你們殺害婦女嗎？”

“女巫、巫師、女巫婆和施咒者都不是女人；我不會殺害婦女和兒童。”

“你有點不對勁。”

那人歪著頭，裝出一副驚喜的樣子。“哦？那快說說吧。”

「我看見你了，在你跟她耳語之前——你的舌頭伸進了她的眼睛。」拉撒路搖了搖頭。

“我相信你叫她女巫只是為了偷她的衣服和鞋子。”

拉撒路看著漁夫的臉變得像石頭一樣僵硬。突然，他的臉彷彿被咆哮聲撕裂，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吼：「別擅闖我這簡陋的住處，妄圖對我指手畫腳，你這飛來飛去的傢伙！你對我一無所知；你對我恪守正道的執著一無所知；你對巫婆的詭計一無所知！」他瞥了一眼你對剝皮刀的目光。那人轉過身來，眯起眼睛看著拉撒路。拉撒路忍住沒說話，以免進一步激怒漁夫。那人向前傾身，露出他那張肥胖的臉。

在火炬朦朧的光芒下，透過嗡嗡飛舞的蒼蠅，拉撒路凝視著他的眼睛。它們彷彿融為一體，化作一顆巨大的眼珠，永遠地盯著他。那人咆哮道：「我能看穿你。你我截然不同。你不過是鸚鵡學舌，假裝自己有智慧；而我，因為我有智慧，所以我說的、寫的都是我自己的話。」那人放鬆下來，嘴角露出一絲冷笑。「聽我說，今天，我要為你，哦，榮耀的拉撒路，譜寫一首永恆的詩篇，頌揚你這位義人。」

你是個自命不凡的飛行者，在真理之光下感到羞恥，在智慧的陰影下瑟瑟發抖。我將徹底揭開你的偽裝，讓你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世界。”漁夫眨了眨眼，輕笑一聲，補充道：“因為我與你截然不同，我既有方法也有手段來娛樂人們的心靈。”

拉撒路咬緊牙關，深吸一口氣，然後用經文和審視反駁他：“智慧來自上帝。你似乎為了貪婪女人的衣服而殺人。還有，你對她的眼睛做了什麼？”他搖了搖頭。“不，你的心不是來自上帝。”

漁夫皺起了眉頭。“上帝？誰是上帝，你的上帝嗎？”

“只有一位，那就是全能的主上帝，祂在天上。”

「我預料到你會這樣回答。畢竟，你得捍衛你的信仰。你的教誨者教導你，當別人質疑你的上帝時，就應該這樣回應。然而，為了捍衛你的信仰，你無法提供任何我未曾預料到的文字或言語，而我只需憑著智慧的證詞、理性的思考或反問，就能輕易駁倒你。」

「你虧缺了神的榮耀。」

那人皺起了眉頭，或許是對他抱有更高的期望。

他們之間陷入了一陣沉默，只有昆蟲持續的嗡嗡聲和燃燒的火把發出的劈啪聲。

拉撒路再次查看門檻下那道猩紅的光芒，這時漁夫叫住了他：“你想知道我為何如此與眾不同，是嗎？我能感覺到。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我就告訴你。”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拉撒路聳了聳肩——對他來說，夜晚降臨得太慢了。他點了點頭。“我很想知道。把一切都告訴我。”

那人嘴角勾起一絲冷笑，點頭回應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好吧，那就這樣吧。”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我的父母來自不同的王國，遠隔重洋；然而有一天，當他們在撒丁島的海灘上撿貝殼時，他們的腳印交匯，並墜入愛河。儘管信仰不同，他們還是秘密結婚了，並立下誓言，絕不褻瀆或挑戰對方的信仰。在他們這段不同尋常的婚姻維持了一個季度後，我出生了。作為他們的孩子，他們同意教我他們各自的信仰。

雖然它們本應是一體的，就像兩個講述相似故事的版本。當我長大到足以質疑它們之間的差異時，我的父母也發誓說……

他們讓我保持沉默，以至於我永遠無法向他人透露我不同尋常的信仰，也不能透露我父母不同的信仰。畢竟，我們生活在我父親的王國裡，那裡的智者和部落長老禁止任何異端宗教的表達。我的父親是一位真正的好人，因為他允許我的母親秘密地信奉她的信仰，儘管他知道，如果她向長老們坦白自己的真實信仰，他的人頭很容易就會落入刀下。然而，在他們永不磨滅的忠誠中，

長老們仍然一頭霧水。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竟然同時信奉了七位神明。「漁夫仔細端詳著拉撒路的臉。

「七個？」拉撒路刻意點頭，同時又瞥了一眼仍在發光的門檻。「怎麼，這麼多神？」

漁夫打了個響指，露出了一個狡猾的笑容。「我就知道你會問這個問題。」

拉撒路腦海中彷彿閃過一絲似曾相識的景象，他想起自己早已預料到那人會吹噓，預料到會問這樣的問題。不僅如此，他隱約覺得那人或許會一直滔滔不絕地講到夜幕降臨。

「的確如此。我一共敬奉過七位神，」那人說著，抬起靴尖，看著一隻爬來的甲蟲。「我睿智的父親敬拜六位神，我慈愛的母親只敬拜一位，她敬拜的正是你敬拜的那位，而你現在卻把它奉為唯一。」說完，那人放下靴子，蟲子爆裂而出，他對著拉撒路笑了笑。他向前傾身，補充說：“你看，我對你的神瞭如指掌，而我的神只是其中之一。”

“你要么接受他，要么不接受，”拉撒路說道，“既然你已經認識他，卻仍然選擇拒絕他，我想我也沒有什麼辦法能改變你的想法了。”拉撒路打量著他，問道：“或許還有什麼辦法呢？”

是什麼讓你與他反目成仇呢？

漁夫怒視著拉撒路。然後他大聲噙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彷彿要為這吐痰的時刻增添幾分誇張。他把痰吐在身旁。

靴子一伸，狠狠地瞪了拉札勒斯一眼。“請允許我結束我的……”

在你胡言亂語之前，先說幾句好話。
「請原諒我，」拉撒路說。

他再次清了清嗓子，目光柔和下來。「是啊，一切都結束了，因為我母親發現我父親暗地里和其他女人交往。」他搖了搖頭。

「我們之間有太多的秘密。母親和他一樣熱情似火，也一樣睿智。」他嘆了口氣。「她一時衝動，趁他熟睡時奪走了他的劍。然而他醒了過來，在半夢半醒的迷糊中，誤把她的影子當成了入侵者的影子，竟將她殺死。她當場斃命。她絕不會傷害他；她像崇拜冉冉升起的太陽一樣崇拜他。」

「我很遺憾你的損失，」拉扎勒斯回答道，同時瞥見了門檻。

「哦，我猜你就是，」那人語氣充滿諷刺地說。「不過；
隔天早上醒來，我對之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我回憶起那天

「我仍然清晰地躺在床上，沐浴著溫暖的陽光，聆聽著鳥兒的鳴唱，感受著山谷中瀰漫的青霧，默默地向諸神祈禱。卻渾然不知我死去的母親和哭泣的父親就躺在隔壁房間，就在我身旁。」他朝拉撒路揮了揮手，示意他不必了。「是的，我知道你心裡藏著憐憫不必了，好心的先生。」

拉撒路只是聳了聳肩。

那人繼續說：「父親因失去生命中唯一的摯愛而悲痛欲絕，不久便自盡了。然而，臨終前，他要求我向他發誓：徹底放棄他的信仰，皈依我母親的信仰。她所信奉的唯一真神，全能的主上帝。我對此很不高興，拒絕了。」

拉扎勒斯點了點頭。「七。」

「七，」那人喊道，同時伸出七根手指。然後他拍了一下手，咧嘴一笑。「於是，我按照習俗埋葬了我的父母，在離開祖國之前，在沙地上留下了九座墳墓。」

「九？」拉札勒斯忍不住問。

漁夫冷笑一聲。“正是如此；因為我把你的神埋在了那些樹叢裡。”
墳墓也是。」

拉撒路斥責他說：“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後的；他的話永不失效。”

“憑我清晰的記憶，我相信那是他的第三座墳墓。那麼文字呢？我是詩人，永生不滅。在文字中，我永生不滅，我榮耀的拉撒路，飛翔之人。”他打了個響指，嘶嘶作響，彷彿要低語一個秘密，“只要還有一人傾聽，我便會繼續低語。這就是真理。我就是我。”

他們之間的沉默只是短暫的，很快就被漁夫的喘息聲打破了。
他發出陣陣狂笑，雙手不停地拍打著地板石，在鼓聲中高聲喊道：“拉撒路啊，飛翔的人啊，告訴我！哪一種信仰是真信仰，哪一種信仰是假信仰？快點！回答我！回答智者！”

詩人啊，免得我們都白白死去！

拉撒路站了起來。“住手！”

那人大笑起來，用手指著他，帶著責備的語氣說：“果然不出我所料！想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渺小的地位，你就痛苦不堪。”他靠在牆上，一邊輕笑一邊搖頭。“哦，當他們想到自己可能錯了，而他們又渴望自己是對的時候，他們該是多麼痛苦啊！”

「哦，懷疑啊，它讓洞察力和理性走向了盲目的信仰。」他直視著…
拉撒路：“你難道感覺不到你對自我的思考中那種不安的感覺嗎？”

拉札勒斯再次蹲下，目光緊緊盯著那人飽經風霜的臉龐——以及他的眼睛。
他斥責道：“我能感覺到世上有許多虛假的信仰和它們的先知；然而，我知道我對全能上帝的信仰才是唯一真正的信仰。”

「謊言！」那人大喊一聲，猛地拍打著地板。蒼蠅亂飛。他慌忙抱起雙臂，緊緊地摟著自己的腰，身體前後搖晃，目光呆滯地盯著天花板，嘴裡念念叨叨著一些似乎早已爛熟於心的詞語。「沒有神。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既沒有天使，也沒有聖人，也沒有…」

「惡魔或魔鬼。」他不停地搖晃著身體，目光向上，裝作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繼續說道：“沒有任何它們的踪跡 任何地方都沒有 沒有任何證據 沒有任何線索 一點痕跡都沒有”

「撒謊，」拉撒路堅定地回答，吸引那人的注意。“聖經就是明證。這是你至高主宰和救主的聖言，而你卻否認它。”

那人依舊搖晃著，拉撒路看到他神色驟變；他的神態彷彿瞬間轉變 從一張看似精神錯亂、舉止粗魯的人的臉，變成了一張沉著冷靜、舉止高雅的紳士的臉。他抬起下巴，用他那鷹鉤鼻俯視著拉撒路。「你所謂的經文，不過是早已逝去的狂熱抄寫員們拼湊而成，他們妄圖讓後世都把他們的話語當作一個詞來聽 當作他們所設想的上帝與信仰的唯一真諦。事實上，人會抄寫神明和魔鬼，因為神明和魔鬼從未為自己寫下過什麼。」他朝拉撒路點頭了搖了搖手指，點搖了搖。“或許你會好奇，我為何能知曉如此深奧之事。”

「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拉札勒斯咕噥著，又檢查了一遍門。

「我還要告訴你，」漁夫繼續說道 全然不顧自己剛才的話，“在我漫長的旅途中，我曾到過許多不同的地方，接觸過許多不同的民族，我見過許多像你們經文一樣的文字，它們都宣稱自己是神聖的文字。”

還有神明的神聖旨意。我看過許多種形式：羊皮紙、陶器；石板和木板；樹幹上的雕刻；甚至還有人臉上和肚子上的疤痕和印記，他們聲稱這些是神明在他們睡夢中無痛刻下的。他拍了拍手。「或許你們想知道，我總結出的這些形式中最常見的是什麼？」

“我不希望這樣。”拉撒路說。

然而，那人堅持道：“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無論他們傳達的是什麼神聖啟示，他們總會提供另一部分信息供解讀，即神聖啟示才是絕對真理，任何與之相反的說法都是錯誤的。那麼，你的經文又為何會與其他這些‘神聖’的經文有所不同呢？”

既然它也宣稱其他信仰和神靈都是虛構的，唯獨它努力使之成為現實的除外，那麼它為何要如此宣稱呢？難道它僅僅是另一個「神聖訊息」嗎？

眾多真理之中？說說看，其中究竟蘊含著什麼更偉大的真理？你又怎能否認我所言的真理呢？」他嘴角勾起一絲冷笑，眨了眨眼。

最後，拉撒路責備他說：“事實是你不接受主和祂的話。就像其他人質疑他們不接受或不理解的事物一樣，你也一樣。你的否認才是你失敗的根源。如果你真心接受...”

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聖言，我們的天父，那麼你就不會宣稱自己說的是真理，卻又否認聖經的教導。你能否認這個真理，除非你用謊言來掩飾。

「哦，但我可以，而且確實這麼做過，」漁夫反駁道。“我不撒謊。我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拉撒路看著桌上的屍體，搖了搖頭。「不，你是個惡人，只是裝作善良。你對上帝和祂的話語缺乏信心，除此之外，你拿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來對抗祂。」

拉撒路發現一隻蒼蠅爬過漁夫的額頭，停在了他的兩眉之間。

那人似乎沒注意到額頭上的蟲子，輕笑一聲，回答道：「動搖你的信仰對我毫無益處。只有你，在真理面前，才會因棄絕信仰而蒙受損失。」他攤開雙手，聳了聳肩。「你

你看，真理的重擔在你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因為我不認為神是真實存在的。「他咧嘴一笑，拉撒路看著蒼蠅爬過他的臉，然後鑽進他的鬍子裡。

「上帝是真實存在的。在他之前沒有其他神。他是——我也是。」拉撒路說。

「是？我是？」那人質問他。“如果我告訴你，你的上帝在幕後操縱這一切呢？”

“門，”那人指著那扇高大的破舊門問道，“你會相信我嗎？”

我會相信你。

漁夫歪著頭，皺起眉頭。「既然證明你們的神在門後的責任在我，你們為何會盲目相信我呢？」

“或許，你看不見真相，是因為你一直在尋找應該承擔真相責任的人？”

「好吧，」他若有所思地說，一邊用手指托著下巴，一邊趕走鬍鬚上曾經飛過的蒼蠅，“既然我沒有開門，也沒有透露我所說的任何真相，你怎麼能事先相信我呢？”

「我預料到你會問這個問題，」拉札勒斯回答。“我不需要別人為我開門。”
要知道，神的靈無所不在，存在於萬物之中。祂就在那扇門後；在這些牆石裡；在屋頂的木樑裡。”

他揮開臉上的蒼蠅，用手指著屍體說：“他甚至還在……”
她。」

那人輕笑一聲，搖了搖頭，示意他不必再說下去了。拉撒路繼續說：「如果不是上帝，那是誰創造了她？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又是誰創造了它們？是你嗎？」那人搖了搖頭。「不，全能的上帝創造了萬物，聖經上都寫著呢。所以你可以關上門，安心休息，因為你周圍的一切都是上帝存在的明證。」

「我不這麼認為，」那人反駁道，「你唯一能提供的證據就是向我證明我的魚屋，證明女巫的存在，以及所有東西都在這裡，而這些東西本來就應該在這裡。」他舉起雙手。「但你仍然沒有說服我你的

上帝絕對不只是你渴望祂真實存在的願望——當然，除非你希望……
能否藉著女巫的眼睛或月亮的面容向我揭示祂的真面目？你願意嗎？我或許會為此深深感激。

拉撒路看著漁夫向前傾身，偷偷瞥了一眼魚屋地板上的剝皮刀。

「我希望你待在原地別動。」拉札勒斯低聲說。

那人靠在牆上，放鬆下來，嘆了口氣。「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石頭、木頭、女巫、山脈，甚至連太陽都沒有，如果什麼都沒有，那又會怎樣呢？」

你還能相信你的神存在嗎？

“如果沒有任何東西，那麼我也不會成為任何東西，我也不會知道任何事情。”
然而，既然我是我，那麼我知道上帝也存在，因為我並非創造了自己。

那人咬緊牙關，思索著拉撒路的回答。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他終於回過神來。

最後，那人問道：“你們為何將偉大的造物主貶低為神、國王或父親呢？”

“偉大的創造者？您是指‘全能的上帝’嗎？”

「不，我沒有說『全能的上帝』；我沒有說『諸神之王』、『主』或『眾神之公爵』；我……」我不說“善神”或“惡神”，我說的是“偉大的創造者”，祂不需要任何榮耀的名字或高貴的稱號。

「全能的上帝有很多名字。而你稱祂為『偉大的創造者』，又給了祂另一個名字。」

「我早就料到了。」他嘆了口氣，一邊用僵硬的手指敲著腿，一邊訓斥拉撒路。「我所到之處，遇到的每一個信奉神明的人，都和你一樣宣稱：他們的神是偉大的造物主。然而，偉大的造物主並非人類的神。偉大的造物主創造了人類，讓他們探索這個世界，並信仰他們的神明。好好想想吧，我那自稱拉撒路的、光芒四射的飛人。」

“上帝是真理；我無需為祂辯護，即使面對褻瀆神明的言論。”

漁夫皺了皺眉，隨即輕笑起來。「上帝是真理？就這麼簡單——僅此而已——沒有別的了？」他放聲大笑。「當然，你這麼說也無可厚非；就像任何人都會為了捍衛自己的上帝而說，他的上帝就是真理。畢竟，誰會愚蠢到去信奉一個假神呢？」他笑著說。「你這話一針見血，卻又似是而非。你沒說任何有意義的話來捍衛你的上帝；然而，這話卻暴露了你連最簡單的論點都無法有力地辯護。」

拉撒路說：“我告訴過你們，我不是在為他辯護，我只是在分享他的真理。”

「喔？」那人向前傾身。“那麼請回答我這個真話：偉大的造物主是善還是惡？”

“如果你指的是上帝，那麼他就是好的。”

「謊言！偉大的造物主就是一切！萬物皆源自於偉大的創造者。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邪惡的事物，從花朵到女巫，一切的一切！你只講半真半假的話，又怎能自稱分享真理？我還懷疑你認為邪惡只來自魔鬼和惡魔，對嗎？」他點點頭，微笑著。

「這些邪惡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是它們自己嗎？給我講個孩子氣的故事吧！」

「你似乎不用我告訴就懂得上帝的話語，」拉撒路說。

“為什麼要我分享真理，卻又將其棄之不顧？”

漁夫聳了聳肩。「如果我一口氣把你的信仰錯在哪裡全都告訴你，你或許會欣然揮揮手就把這一切都拋諸腦後。我可不想費盡心思，煞費苦心指出你那些謬論的方方面面，結果你卻只會敷衍地反駁幾句，例如‘我不信’或‘不是這樣的’。

拉撒路搖了搖頭，怒視著那人。“不，我不這麼認為。”

「一點也不嗎？你那滿是犬齒的嘴巴似乎在懇求沉默，但你的眼神卻截然相反。我從中看到了強烈的好奇心，以及對困擾你的諸多問題的渴望。」

“或許你只能看到和聽到你想看到和聽到的東西，我同樣光榮的阿馬德·加斯頓，巴拉巴斯·加斯頓之子？”

漁夫笑著朝拉撒路搖了搖手指。“你真機智！”

說得太好了！那麼或許我們兩個都犯了類似的考慮不周的錯誤。你，你無法察覺自己信仰中存在的根本錯誤；而我，則…

「我不該從你那雙依然飢渴的眼睛裡看到什麼。」拉撒路咬緊牙關，那人繼續說道：“既然我智慧且心甘情願，我的飛翔之子，我就與你分享關於人類及其神明的真相。”

「你非得這樣嗎？」拉札勒斯咕噥著，一邊迅速地檢查了一下身後的門，而漁夫也同樣偷偷地瞥了一眼他丟失的刀。

「的確如此，」那人肯定道，“事情就是這樣：正如孩子在父母身邊得到安慰，父母也在神靈那裡找到慰藉。正如孩子懇求父母指引方向、給予確定和憐憫，父母也向神靈祈禱，尋求指引、保護和恩典。畢竟，父母在孩童時期也曾經歷過天真、恐懼和愚昧。”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儘管拉撒路明白了其中的含義，但他並未回應，因為他完全沉浸在眼前這奇異甚至近乎怪誕的景像中。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那位漁夫，漁夫展現出敏銳的洞察力和冷靜的思考，然後站在一具屍體後面對他進行訓誡。就在片刻之前，他自己也曾對著這具屍體訓誡，將其剝光，並舔舐它的眼睛。

「你的沉默，正是為了讓我聚集你，」漁夫說道，吸引拉撒路的注意。「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更大的真理，一個你肯定會因為你的信仰而否認的真理。那就是：偉大的創造者就是一切。正因為祂是一切，所以祂沒有熟悉的面孔來給我們安慰或慰藉；沒有慈父般的手來給予我們確定或保護；也沒有母親般的語言來安慰我們或治愈我們的傷痛。」他用手指拉撒路。「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關於神的書和故事了吧。人們舉行儀式，在彼此之間書寫和談論神，其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集體相信神的存在。在他們珍視的經文中，在他們吟唱的佈道詞中，他們賦予神以面容、形態和名字。「現在回答我這個問題，榮耀的拉撒路：如果豬也能思考自身和廣闊的世界；如果它們和人一樣有能力，那麼它們難道不會也書寫和談論按照自己形象創造的神嗎？」

「如果你真心信靠上帝，那麼我相信你就不會對豬做不到的事感到驚訝，」拉撒路說。

「如果你對不存在的事物，比如能幹的豬，都不感到驚奇，那麼你又如何能充分理解存在的事物，比如你自身無能的事物呢？」那人諷刺地問道。

拉撒路咬緊牙關。「我無需在敵人面前為我的神辯護；至於我自己，我相信憑藉我的信仰和理解力，我完全能夠明白你缺乏同樣的能力。」

漁夫嗤笑一聲，揮了揮手，示意他離開。「哦，但我對自己的能力和造物主的信仰，和你一樣，都充滿了愚蠢的想法和盲目的信念，以至於你選擇視而不見，逃避這個殘酷邪惡世界的痛苦真相。」他聳了聳肩。「他們都一樣，就像你一樣。他們選擇相信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相信慈愛的神靈會撫慰他們人生中的種種苦難。」那人垂下頭，重重地嘆了口氣，搖了搖頭。

「然而可悲的是，他們依然身處殘酷的世界；他們的神明不過是絕望的嘗試，試圖為那無形無相的偉大造物主賦予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哽咽著清了清嗓子，補充道：「在他們憧憬的美好世界裡，他們拒絕正視偉大雙眼所創造的這個世界。」拉撒路著頭，造物主摀住造物主，那人似乎要歪住神。

拉撒路被那人猛地一拍地板、放聲大笑的舉動嚇了一跳。「多麼可憐的畜生啊！」他喊道，「他們的神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玩偶頭像，根本不像偉大的造物主！」他又笑了起來。「更甚者，他們不僅聲稱他們的神是偉大的造物主，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還信誓旦旦地說，偉大的造物主把自己的種子播撒在一個女人體內，生下了一個男神！」他輕笑一聲，搖了搖頭。“在所有那些…”

「愚蠢的想法，一個他們崇拜又殺害的人神。」他的表情突然變得若有所思。他打量著拉撒路，搔了搔鬍子。「你真的相信這種愚蠢的想法嗎？」說完，他眨了眨眼，嘴角露出一絲冷笑。

在盤旋的火炬火焰下，在男人冰冷的眼神中，拉撒路或許

他發現自己的眼神和母親的眼神一樣，既熾熱又冰冷——同樣冷酷無情的激情在心中燃燒。他引用聖經反駁漁夫：“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那人誇張地舉起一隻手，另一隻手摀著胸口，說：“聽！你的話真像匕首一樣扎進我的心，傷得我這麼深！你準備得真周全，”他嘲諷地喊道，“如此出人意料，如此新鮮！你的智慧”

拉撒路挪了挪身子，瞥了一眼剝皮刀，那人無力地垂下雙臂，轉過身來，一臉便秘般的表情看著拉撒路，說道：“不管你從誰那裡借來了這些話，你都應該還給他，告訴他這些話是空洞無物、毫無智慧的。”

他打了個響指，指著拉撒路說：“還有，你應該告訴他。”

他真是個雙重傻瓜——首先，他竟然相信那些話是真的；其次，他竟然說服你像他對待你那樣，以同樣狂妄自大、說教無稽的方式對待我！「漁夫緊緊抱住自己，背靠著牆，僵硬地坐著，面無表情地盯著拉撒路。

拉撒路思索著自己突然轉變的性情。他一生中只有三次感受到如此強烈的怨恨，而此刻，這種怨恨竟讓他感到一絲暖意。他回想起父親被船長殺害時，他眼中閃過一絲怒火——瞳孔驟然收縮。他又想起赤裸裸的母親，她將如何動搖他的信念。

他的信仰以及試圖用一隻長著翅膀的怪物殺死他的企圖。他緊握雙拳，想到休貢士兵們竊竊私語，指責他是他根本不是的那個長翅膀的怪物，拉札勒斯咬緊了牙關。一滴汗珠順著他棱角分明的臉頰滑落。他打量著眼前這個能力出眾卻行為怪異、竟敢嘲弄他信仰根基的男人。他深吸一口氣，怒視著這個膽敢動搖他精神支柱的男人，也動搖了他內心深處的信念：他更像他的父親，而不是他那可怕的母親。

「跟母親完全不一樣。她不是真正的怪物，」他安慰自己，嘆了口氣，臉上浮現出一絲古怪的微笑，放鬆下來，回答道，“我沒有像你所說的那樣從別人那裡借用這些話。這是上帝的聖言，在聖經裡。既然你聲稱自己了解聖經，卻似乎記不起上帝向你啟示的聖言，那麼你是在撒謊，那麼既然你是在撒謊？”

漁夫回以同樣的古怪微笑。「我從不說謊。而且，如果你願意的話，請務必記住，我是一個正直的人，而且博學多才。我完全記得你的經文。整部經書中的每一個字、每一節經文。」

然而，儘管你可能擁有超越常人的能力，但我並非如此。他清了清嗓子，又笑了。「那麼，請告訴我，我光榮的拉撒路，夜空中的飛翔基督徒，身著黑衣的你；

你也當抄寫員嗎？

「我的確是抄寫員，」拉撒路回答。「但是，如果你真像你所說的那樣，知道聖經每一節經文的每一個字，那麼你也能背誦列王紀下17章35節嗎？」

漁夫皺了皺眉，撇了撇嘴。「你真聰明，竟然選了這首詩來考驗我的能力。不過，我接受你的挑戰，並期待……」

「同樣的例子也擺在那裡。」他深吸一口氣，一口氣背誦了那節經文，說道：“你們不可敬畏別神，也不可跪拜它們，也不可事奉它們，也不可向它們獻祭。”那人拍了拍手，補充道：“就是這樣。”

現在，我再提醒你一遍，我只信奉偉大的造物主，不敬拜像你們那樣的神。他指著拉撒路說：“輪到你了一告訴我箴言1章8節的內容。它是怎麼寫的？”

拉撒路大聲回憶起這件事，說：“智慧豈不呼喚嗎？聰明豈不呼喚嗎？”她發出自己的聲音嗎？

「啊！」那人驚呼道，挑了挑眉。“或許你身上還有更多未被發掘的潛質？”

拉撒路點了點頭。「或許你已經發現我無需誇耀自己的才能？不過，既然你如此追問，就像你一貫的作風，我熟知聖經的每一節經文，阿瑪德·加斯頓；漁夫兼詩人，巴拉巴斯·加斯頓之子。」

那人揚起第二道眉毛，與第一道眉毛的揚度一致。“你也有這種天賦，過目不忘的本領？”

「我記得我看到和聽到的，如果這就是你話裡的意思的話，」拉扎勒斯說。

“你只要看過或聽過某件事一次，就會永遠記住它嗎？”

「到目前為止，」拉撒路冷冷地回答道，“然而，我並沒有永遠活著；你呢？”

那人猛地拍了一下額頭，顯然受到了打擊，他對著天花板說道：「在我活了這麼多年，從未見過像我一樣的人！而且這個人還有翅膀！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偉大的造物主為我們設計的宏偉藍圖！”他似乎帶著一絲欣喜的目光看向拉撒路，說道：“或許你和我比我最初認為的更相似！”

拉撒路瞥了一眼兩人中間桌上的屍體。“我們一點都不像。”

「哦，但我們的確如此，」那人揮手堅持道，“我們有著相同的設計；你和我，我們都被賦予了同樣的恩賜，也承受著同樣的詛咒。那就是對自身的完全認知。”他向後靠去，眯起眼睛，然後問拉撒路：“你把你的聖經反復讀了多少遍？”

拉撒路回答說：“聖經是上帝的話語，而不是神聖的文本。”

“我已經讀過這些經文很多遍了，你也應該讀一讀。”

那人皺起了臉。「那你既然已經讀過那些東西了，為什麼還要再讀一遍呢？難道你的記憶力不如你聲稱的那樣好嗎？」

「我對上帝聖言的記憶並不能使我精通它，」拉撒路說。

「每次重讀，我都能領悟到新的意義。」然後他向前傾身，說：

拉扎勒斯攥緊拳頭，捶打著地板，總結道：“即使是完整的回憶，也無法賦予所回憶的事物全部意義。”

那人倚牆而坐，嘴角勾起一絲冷笑，忙著掰動指關節。「或許你說得對，畢竟回憶並不能帶來理解；然而，我並不記得我們之間有過任何關於『理解』文字的討論。」他揚起眉毛，點了點頭。「不過，既然你把我們引到了問題的根源，也就是文字本身的意義，或許我應該告訴你，除了文字本身的內容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方法可以衡量作品的意義。」那人搖了搖頭。

他指著拉撒路，輕笑一聲。「你聲稱自己反覆研讀聖經，只為領悟其中的深意。那麼，請回答我：你是否曾思考過經文中未提及的詞語和概念？你是否曾權衡過經文未言明之處的意義？你是否曾因經文對詞語、概念及其反復出現的精心選擇而領悟到更深層的含義？還是你僅僅沉浸於逐字的閱讀，而忽略了聖經的全貌，而忽略了聖經的讀句？」

「我讀你們的經文，不是為了學習其中沒有的內容；正如我不讀關於飛鳥的記載，不是為了學習如何製作麵包或釀酒一樣。你們說，卻什麼也沒說。」

「哦，但我的確讀過；是你聽著，卻什麼也沒聽進去。請問，拉撒路，你讀過多少經文？」

“許多。”

那人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很多？那告訴我，這些經文中有多少是宗教經文？又有多少是關於其他神靈和信仰的？那些與你現在奉為真理的經文不同的信仰？」

「我不像你們那樣，信奉眾多神明、觀念和無稽之談。世間只有一位神，一個聖言，一個真理；我無需閱讀謊言。」

「我早就料到你會這樣回答。不過，我還是要跟你說說你絕對聽不進去的想法。那就是：人皆生，人亦死。既然沒有人想死，既然每個人都想永生，人們就發明了一種方法，一種手段，來逃避思考自身死亡的痛苦。你覺得這個道理怎麼樣？」

「或許你可以找到一種方法，在寂靜中思考你的死亡，是嗎？」拉扎勒斯問道，同時再次瞥了一眼門檻上微弱的光芒。

漁夫嗤笑一聲，繼續說：“就像任何信仰的人一樣，你的裝置……”你的神聖經典是你的教誨；你的手段則是其中的條文。在我所接觸過的所有不同信仰中，我發現它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理解。它們的核心都是自稱由神創的聖典。而這些聖典之中，又蘊含著條文。不同信仰和民族的條文各不相同；然而，我發現它們的相似之處其實並不特別。你想聽聽它們共同擁有的那條條文嗎？

拉撒路揮走臉上的蒼蠅，打發走了阿瑪德，轉而關注聚集在他面前地板上的幾隻螞蟻。它們似乎在用頭上兩根長長的毛髮互相介紹自己。

那人繼續說：「他們所有人的準則只有一個：如果一個人接受他信仰的神聖箴言為真理，並遵守其戒律，那麼他將永遠生活在幸福與和平之中。如果一個人不接受這些箴言為真理，那麼他也能永遠活著，但卻會在悲傷和痛苦中度過。」他輕笑了一聲。“什麼？”

如果將你們自己的經文與其他神聖的銘文放在同樣的視角下審視，這又能說明什麼呢？對於任何信仰中任何自稱神聖的銘文，這又能說明什麼呢？

拉撒路搖了搖頭。“或許你身上還有更多未被發掘的潛能。”

或許，你所不願提及的，反而最能揭示你的本性。我問你：在你所見識過的所有信仰中，在你所讀過的所有相關文字中，你是否找到過哪怕一條教義，讚揚你在此犯下的罪惡？他指著屍體說，「在你自稱了解的所有信仰中，哪一條會認為你的殺戮行為是善行或正義的呢？」

那人咧嘴一笑，向前傾身回答道：“正是你自己的，拉撒路。”

“不，不是我的。你還說自己不說謊？”

「你應該記住，我從不說謊。你對真理的誤解並不意味著我說的是謊話。這僅僅意味著你必須超越你所認為的真理。」

“不可殺人，不可偷盜。沒有比這更偉大的真理了。”

上帝的。」

那人向後靠去，點了點頭。「很久以前，我就預料到你會這麼說；而且，我早就準備好了一個問題來回應你的說法。我問你：如果

如果你擁有敏銳的洞察力，知道如何才能消滅你信仰中的魔鬼，淨化世間的邪惡，那麼你會消滅你心中的魔鬼嗎？」

拉撒路眯起眼睛說：“我知道你在這裡幹什麼，殺害婦女，只為偷她們的衣服。”

「我還想問你，」那人繼續說道，“如果你有能力竊取你魔鬼的力量並秘密埋葬它們，使它們永遠從世上消失；那麼，你會從你的魔鬼那裡偷東西嗎？”

拉撒路腦海中閃過一幕關於巨型飛豬的畫面；他回答說：“魔鬼將站在上帝面前，為一切罪惡負責。我不是上帝；我不需要去想那些不會發生的事情。而且我認為，你之所以會想這些事情，是因為你有點問題。”

那人斥責他：“我認為你的信仰出了問題，使你無法跳出信仰的局限去思考。不過，我早就料到你不會為了拯救世界而戰勝你心中的魔鬼。畢竟，你的信仰教導你，最重要的是要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以免被自己所困。”

拉撒路搖了搖頭。“上帝賜下了他的獨生子”

「正如你所說！」那人喊道。“然而，我們談論的不是賜予生命，而是……”奪走他們的生命！如果你們的經文沒有說過人奪走了你們的神——人神的生命，那麼你們的經文就不可能提到你們的神賜給祂生命的說法，對嗎？

阿馬德，那些釘死基督的人並非上帝。他們只是做了上帝允許他們做的事，無論最終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正是如此，拉撒路。你信仰堅定，所以才會和我針鋒相對。正如我所料。」漁夫用手指向屍體，說道：“造物主賦予我奪取一些生命的能力，是為了讓我拯救更多的人。我現在問你：僅僅為了對抗邪惡而做的壞事，難道就不是好事嗎？”

拉撒路挑了挑眉。“殺戮不等於拯救。”

「斬殺女巫，才能拯救世界，」那人厲聲斥責道，目光銳利。“如果任由她們活著，她們就會繼續將死亡、腐朽和厄運的邪惡種子散播到世上所有善良的人們身上。”

拉撒路看了看死去的、相貌平平的女人，然後問道：“你怎麼能確定她是個女巫呢？”

那人哼了一聲，顯然被拉撒路膽敢問出這個問題而感到震驚。

他接著反問道：“技藝精湛的鐵匠如何辨別駿馬？大祭司如何辨別邪惡的跡象？”他衝著拉撒路咆哮道：“別妄想挑戰我的智慧。我是一位經驗豐富、技藝高超的獵巫人。你對女巫和老嫗的伎倆一無所知！”

「正如你所說，」拉撒路同意道，「我的確對她們知之甚少。這也是我向你索取證據的原因。」他指了指躺著的屍體。“你能提供證據證明這個女人，或其他任何女人，是女巫嗎？”

那人怒視著拉撒路，然後承認道：“獵殺女巫並非一項嚴謹的工作，我這位光輝燦爛、好奇心旺盛的翼人。你不能從一項並不完美的實踐中得出絕對的證據。與你那簡單的信仰不同，造物主的世界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規整明了。它充滿了複雜性、錯綜複雜和許多灰色地帶。”

拉撒路點了點頭。「那麼，我是否可以理解你這番複雜的回答，其含義就是你的確如此？」我沒有證據證明她是女巫，或者，你可能會跟我提到“複雜性”和“灰色地帶”，試圖掩蓋簡單的真相，那就是你

「缺乏這樣的證據。」他向前傾身，進一步逼近那人。「我相信你無法證明你的任何受害者是女巫。而且，我相信你只是在覬覦她們的衣服和鞋子之後，才把她們視為女巫。」他指著工作台上疊放的裙子。“否則為什麼要如此精心擺放它們？”

「胡說！」漁夫一邊拍打著地板一邊喊道，「我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你們——為了所有人！」那人憤怒地搖著手指。「你的眼光太狹隘了，眼裡只有白天和黑夜，對黃昏和黎明視而不見！」

你把事物歸類為好或壞，卻不去衡量它們的意義，也不去衡量它們對錯的程度！」他又拍了一下地板。

「你竟敢僅憑我的行為就妄自揣測我的意圖，而這些行為的意義和方法你卻一無所知，你竟敢評判我！」

拉撒路抿了抿嘴，挑了挑眉，然後冷冷地回答道：「或許我眼光淺薄。然而，我這雙淺薄的眼睛卻看得清清楚楚，你身上穿的衣鞋，都是從那些被你審判、親手判處死刑的人那裡偷來的。」他重重地嘆了口氣。「而你卻聲稱你這樣做不是為了你自己，而是為了我，為了所有人。這怎麼可能呢？」

那人嗤之以鼻：“你知道為什麼你對女巫了解得這麼少嗎？”

“我從未見過女巫，”拉撒路回答說，“也從未聽說過女巫，除了聖經裡記載的。”

「正是如此！自從像我這樣忠誠的獵巫人將她們從世上清除出去之後，你就再也沒見過女巫了。而且，我並非孤軍奮戰。就連你們教會的神職人員也在努力尋找並消滅她們，以求造福世人。她們的邪惡會蔓延到她們所觸及的一切。我們必須這樣做。獵巫人並不享受這份職責；他只是在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

拉撒路瞥了一眼工作台和死去的女子之間。

評論道：“如果獵巫人致力於清除世間女巫的邪惡，而女巫又會通過她們所觸及的一切散播邪惡，那麼獵巫人為何會覬覦女巫的衣著和鞋子呢？獵巫人又為何會……”

他如此頻繁地對女巫下手，難道不會在獵殺女巫的過程中變得更加邪惡嗎？

“你為什麼這麼迷戀衣服和鞋子？聽聽你在說什麼！”漁夫吼道，“衣服和鞋子，鞋子和衣服！我們說的是女巫。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你難道看不到自己以外的世界嗎？”

“我可以。”

「那就請用它來榮耀我吧！」那人喊道。

拉撒路點了點頭，考慮著這個挑戰。他指著中間那具死去的女人……

他們問道：“首先，你們還記得這位女士的名字嗎？”

「女巫；老嫗；巫婆——這些稱呼都一樣貼切，」那人厲聲回答。

拉撒路聳了聳肩。“或許是身穿長袍的阿馬德·加斯頓，他是巴拉巴斯的兒子。”

加斯頓希望她沒有名字，一絲不掛，是嗎？

那人怒視著他，拉撒路繼續說道：“但是，如果這個女人突然恢復了呼吸，活了過來，並且被迫如實交代她知道的一切；我問她，一個死去的、赤身裸體的女巫與一個死去的、穿著衣服的女巫有什麼區別，那麼她會如何回答我呢？”

“它不會活過來的！只有女巫才會說謊！”那人咆哮著，慌忙站起身來，“你是誰，竟敢偷偷溜進我的魚屋，還當著女巫的面嘲笑我？”

拉撒路迅速站起身，向前走了幾步。“站住別動！”

那人猛地將眼珠從剝皮刀上摳下來，向拉撒路挑戰道：“如果我這樣做呢？”

「不？你想把我怎麼樣，殺了我嗎？」他冷笑一聲。“我記得約束你的那些規矩，不可……”

拉撒路半張開翅膀，張開嘴，輕輕地發出嘶嘶聲，如此……

男人能看到自己牙齒的全長。

那人向後挪了挪身子，靠在牆上。「或許你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你現在想讓我摸不著頭腦，是嗎？」他用力按了按他的

他用手指按著太陽穴，眯起眼睛，一副痛苦的樣子。「跟他一樣，你們也想往我腦子裡灌輸邪惡的思想。」他揉了揉臉，深吸一口氣，勉強擠出一個笑容。「然而，你們的邪惡無法對付身經百戰的獵巫人，我光榮的拉撒路。」

“你的思想只屬於你自己，連同其中滋生的邪惡。”
是你自己毀了自己。

「安靜！」那人怒道，一手按住牆壁，睜大眼睛環顧四周。「聽！聽！」

我們該聽誰的？

「噓，聽聽，門外傳來的聲音！」他喊道，一手抱頭，一手指向那扇高大的破舊大門。

「他們又在低聲念咒了。快掩護自己！快點，我的好夥伴！」那人一邊胡言亂語，一邊用手指敲擊著自己身上的不同部位；然而，與牧師可能會刻意劃十字以示十字架不同，這個漁夫瘋狂地、毫無章法地觸摸著自己全身，額頭、肋骨、眼睛、膝蓋、十字架。

「你在做什麼？」拉撒路歪著頭問。

「拉撒路，你要謹慎！面對邪惡——那些女巫的邪惡詭計，要謹慎行！只存純潔的思想，免得你從內心深處被毀滅！」

拉撒路目光在破舊的高門和漁夫之間來回游移，他發現漁夫就在那裡。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似乎決心要觸摸自己身體的每一個突出部位，同時嘴唇顫抖，喃喃自語著一連串含糊不清的話，聽起來像是用某種未知的語言念誦禱文。

「清空你的思緒，」那人勸告拉撒路。他停止了撫摸自己，做好準備。

他雙手撐著牆壁，身體前傾，深沉而平穩地呼吸著，對拉撒路說道：“從內心深處汲取力量。這是獵巫人的行事方式。面對邪惡，讓自己像真理之劍，像錘煉過的金屬一樣，一樣堅不可摧。”

拉撒路回頭看了一眼外面的門，門上現在沒有一絲光。門檻 夜幕終於降臨。他回頭看了看桌上的屍體和那扇高大的破舊大門，然後才將目光轉向漁夫，漁夫此刻正放鬆地靠牆站著，面帶微笑地對著他。

“他們傷害不了我們，”他向拉撒路保證，“我們現在有偉大的創造者為我們披上堅固的盔甲，得到全面的保護。”

“保護，”拉撒路難以置信地問道，“從死人身上獲得保護？”

那人猛地搖了搖頭，側耳傾聽著破舊的門扉，一邊壓低聲音一邊命令拉撒路仔細聽。「哦，他們沒死，我的好徒弟；他們只是裝死而已。如果你想成為像我一樣經驗豐富的獵巫人，就必須了解女巫的各種伎倆。這將是你眾多課程中的第一課。現在仔細聽用你那雙靈巧的耳朵好好了解一下這些亡靈吧。」

拉撒路豎起耳朵，側耳傾聽高門後傳來的聲音。

「哦，的確如此，」面帶微笑的漁夫堅持道，“聽得清清楚楚，她們正竊竊私語，訴說著邪惡的秘密。」他指著那具赤裸的屍體說，“就是她，雖然頭顱尚未被砍下，卻能召喚她邪惡的姐妹們來對抗我們。”

雖然拉撒路一直留意著漁夫，但他的心思卻放在了耳朵上。他聽到從那扇高大破舊的門後傳來許多女人的低語聲，這些低語聲交織在一起，發出嘶嘶的嘶嘶聲。他向前走了幾步，更仔細地傾聽，持續不斷的聲音也逐漸清晰起來。在那看似沉悶的嗡嗡聲中，他辨認出一些零碎的詞語，或許，那是女巫的嘶嘶聲和老嫗的喋喋不休之間的交織對話。

拉撒路面色漲紅，一臉疑惑地看向漁夫，漁夫此刻臉上帶著…

那人露出狡猾的笑容，似乎很享受拉撒路突然從高門後蒐集到的新證據。的確，拉撒路的思緒如同旋風般翻騰，湧上心頭，想起那人自詡的榮譽、真理、智慧、過目不忘、妙語連珠、細緻入微

他後退一步，深吸一口氣，然後直截了當地對那人說：“這不是……”

「那是女巫的低語。」他搖了搖頭。「我知道這聲音。那不過是蟲子——一群蟲子在互相蠕動。」

那人收起了笑容，臉色變得像石頭一樣冷硬，他冷冷地說：“蟲子不會說話。”

「死人也不會，」拉撒路反駁。「或許，在你看來，你把蟲子的叫聲誤認為是女巫的咒語，這樣你就會相信根本沒有女巫存在的女巫吧？」

「到處都是女巫——就在我們身邊——到處都是！」那人揮舞著手臂喊道。「不是我相信她們的存在，所以她們就真實存在！」他氣呼呼地說。「也不是你否認她們的存在，所以她們就不存在！」

拉撒路看著那具赤裸的屍體。「也許真如你所說，這裡有女巫；然而，我不相信她們在這裡。」他上前一步，怒視著漁夫。「你自詡為有榮譽感的人——你自詡為獵巫人——你能發誓你從未殺害過一個不是女巫的人嗎？」

那人瞥了一眼破舊的門，聳了聳肩，承認道：“嗯，正如我所說，獵巫並不精確。有時，可能會有邪惡的人……”

表現出女巫的一切特徵，然而——這並不完全準確——卻在獵殺女巫之類的。他清了清嗓子，放低了語氣。「作為獵巫者，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我們盡最大努力清除他們——將他們從世上的好人中清除出去。」

「你盡力了嗎？」拉札勒斯問。

“我們，”那人厲聲說道，然後吹噓自己的能力：“然而，我比大多數人更有經驗，更有能力。”

拉撒路環顧四周。“其他獵巫人呢？”

那人揮舞著手臂，環顧四周，似乎難以置信地輕笑。

「我們無所不在，我的好人——遍布許多地方——一直隱匿著！」那人喊道。

“我們不會輕易向那些可能庇護女巫的人表明身份。我們過著隱秘的生活。記住，不是我找到了你；是你找到了我和我的女巫們。”

拉撒路垂下目光，看向地板，彷彿突然間肩負起千斤重擔。他望著桌上那具屍體的臉，腦海中迴盪著達爾西庫爾勳爵洗衣婦哀求的聲音，她問道：

「哦，我的天哪，您會拯救我們嗎？」他再次查看了外門的門檻，那裡沒有一絲光亮。

然後他回頭看向那位抱臂的漁夫，笑了笑。「你是

你是這麼多年第一個發現我的人。而你很可能是最後一個，因為我是最厲害的獵巫人之一。他漫不經心地揮了揮手，示意拉扎勒斯離開，然後繼續說道：「別擔心。我一直都知道，這需要比這更多的人。」

一個普通人發現了我，而我被一個會飛的人發現，這只是一種呼喚

「請注意我對獵巫事業的堅定奉獻。」他深吸一口氣，嘴角勾起一絲冷笑。「我相信，偉大的造物主終於賞賜了我，賜予我一位能飛的學徒和傑出的獵巫人。你覺得呢，拉撒路？你能帶著女巫在空中飛行嗎？我們能一起拯救世界嗎？」他拍了一下手，雙手合十，彷彿在祈禱，等待著回答。

「這裡沒有女巫，」拉扎勒斯說。「如果沒有女巫，獵巫人又算什麼呢？他不就是個普通的殺人犯嗎？」

那人輕笑一聲，說：「你們這些沒信心的人。」說完，他向前走了幾步。

“如果我能向你證明這裡有女巫，而不僅僅是你聲稱聽到的蟲子叫聲，你就會相信我嗎？”

拉撒路瞥了一眼那扇高大破舊的大門。

那人點點頭，“沒錯，就在那邊。”他指著門說，“就在那兒。我可以……”給你看那些老嫗和巫婆，她們的罪惡早已被徹底消除。你想看看獵人技藝的功績嗎？

拉撒路心中充滿重擔，洗衣婦的話語縈繞耳畔，他仔細思索著一切——盡其所能地思考。他打量著那扇高大破舊的門，門旁燃燒的火把，以及周圍的一切。最後，他一邊後退，一邊走向魚屋緊閉的大門，說：“請你讓我看看你的努力。”

「太好了！」漁夫喊道，「看來我們是獵巫人啊！」他一邊小心翼翼地走向高大的門，一邊溫和而嚴厲地訓斥拉撒路，「在我開門之前，你必須了解一些關於女巫的事情。」

你的性命可能就取決於此。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拉撒路點了點頭，那人繼續說道：「首先，女巫的屍體被帶走後並不會立刻死去。我的意思是，在她們的容貌徹底枯萎，回歸她們原本的污穢泥土之前，她們只是假裝死亡。她們仍然能夠繼續作惡。我後來才意識到，當她們躺在一起時，她們的力量會比單獨的屍體更加強大。然而，為了躺著這種影響。」

將死女巫的頭砍下，與其他同類頭顱放在一起。
女巫必須按照精確的順序排列，從舊到新，放在外面。
到裡面去。」

「如果不是這樣放置的呢？」拉撒路問。
漁夫朝拉撒路搖了搖手指。「拉撒路，千萬別犯這種錯誤。」
在你來得及改變他們的順序之前，他們就會抓住你。

「那我就不那樣做了；他們也抓不到我。」拉撒路肯定地說。他撥開垂下的鐵鍊，跟著漁夫走向那扇高大的門。
那人猛地轉過身來警告他：「無論你感覺到了什麼，都不要碰它們；以免你患上難以忍受的疾病或精神錯亂。」

拉札勒斯點點頭，當他們走到高大的門前時，拉札勒斯從牆上的支架上取下一支火把。這時，那人猛地轉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在幹嘛？」兩人面對面站著，火把的光芒下，他們的眼睛像燃燒的藍褐色眼珠一樣交匯在一起。

「我去拿手電筒，你去開門，」拉札勒斯回答。
那人鬆開手，點了點頭。「原來如此。可是，你休想踏入其中。」
我信你的話嗎？

「我不進去，」拉札勒斯說。
「你還有很多東西要學，」那人說著，緊緊抓住門上的金屬門閂，轉身對拉撒路說，「現在，說說世上那些邪惡的女巫們。你們準備好見識一下最邪惡、最卑鄙、最骯髒的罪惡了嗎？它們將永遠被封存在門後。」
這扇門？

拉撒路點點頭，舉起火炬。“只要你允許。”
「那麼，請看，」漁夫說著，緩緩打開了那扇高大破舊的門。

隨著他逐漸揭開密室漆黑的內壁，門發出吱呀聲。蒼蠅從黑暗中湧出，火把的火焰劈啪作響，燒焦的昆蟲像雨般落在拉撒路的頭和肩膀上。一股腐臭的氣味撲面而來；他乾嘔了一下，後退一步，摀住了嘴。

漁夫輕笑一聲，猛地推開門。「要想當獵巫人，你的胃可得比你強。咱們得好好練練。」他抓住拉撒路的胳膊，把他拉到門檻邊，指著房間裡燈光照耀下的屍體堆。「這些都是女巫，」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掃過那堆腐爛的屍體，「從老到新，從外到內，擺放得整整齊齊，而且都無頭，她們就該如此。」他猛地轉身，在拉撒路面前打了個響指。「啊！你還記得隱多珥有個老巫婆嗎？她有個使魔，連掃羅都找過她。你不記得她了嗎？這個隱多珥的女巫？」

「我不記得她了；但我讀過關於她的事蹟，在《撒母耳記上》中。」

「正是你們信仰經典裡記載的那個女巫，」他雙手叉腰，得意地說。然後他輕笑一聲，拍了拍胸口，炫耀道：「她是我抓到的第一個女巫。」他用拇指指了房間內部。“而且，她的頭顱我還留著呢。”

「然而，你們卻稱聖經不過是人所寫的謊言。你們還聲稱自己沒有說謊。你們怎能一邊說真話，一邊聲稱自己擁有聖經中記載的那位女人的頭顱，同時又否定聖經的一切記載呢？」

那人放下雙手，揚起眉毛，彷彿要駁斥他的任何指控或暗示，回答說：“我榮耀的拉撒路，我並非全盤否定你經文中所寫的一切。正如我並非完全否定任何其他被世人奉為神聖真理的著作一樣。所有著作都蘊含豐富的歷史，都充滿了普遍謊言。否則，一個真理不知道

“所以你相信你的聖經會如實描述這位隱多珥婦人的事，卻對全能的耶和華說謊嗎？”

「正是如此，正如我所說，我已經拿到了她的頭顱。」那人冷冷地笑著說。“你有什麼神靈的遺物可以給我看看作為證據嗎？”

拉撒路咬緊牙關，深吸一口氣，然後斥責道：“隱多珥婦人生活在很久以前，我不相信你。”

那人皺起眉頭，低聲咆哮著，再次指著門口說：“我找到了，就在那兒。你說你不相信我有女巫，我就讓你看看。你也不相信我有恩多爾的女巫。”他清了清嗓子，“你對我能力的持續質疑讓我怒火中燒。”

“你怎麼能確定你拿到了她的頭顱？”

「當然，因為我真的擁有它！女巫不會像凡人那樣死去！」那人喊道。“難道你非得親眼所見才肯相信嗎？”

「如果可以的話，」拉札勒斯說。

「好。」漁夫哼了一聲，顯然是在抗議。「不過，我馬上要你對我教你的東西表現出一點信心。作為一名教師和經驗豐富的獵巫人，我並不指望你質疑我的每一句話。現在，給我……”

「給我一盞燈，好讓我看清路。」他拉著拉撒路拿著火把的手臂走進門口，自己則大步走了進去，側身避開那堆屍體，往房間深處走去。他回頭喊道：“從外面到裡面，她的頭離得最遠。”

拉撒路看到了機會。他伸手去夠敞開的門沿，卻又停住了；他的
他伸出的手指幾乎就要碰到灰色的木頭。他止住了動作，縮回了手臂。

漁夫的聲音越來越低沉，越來越遙遠，他從黑暗的房間深處喊道：“這就是那個假扮我母親的女巫的頭顱！”

他們企圖趁我父親熟睡時殺害他。

拉札勒斯再次抬起手臂，抓住門框的木條，打算這次把門關上並鎖好；然而，他的手臂卻怎麼也關不上門。他痛得齜牙咧嘴，嘆了口氣，向後退去。

漁夫的聲音很微弱，但話語卻清晰可聞。“當我埋葬父親時，我把那個邪惡的女巫從墳墓裡挖了出來”

拉撒路站在桌上的屍體旁。他注意到屍體空洞的眼神，便後退一步，走向屋子的外門。他仔細檢查了漆黑的門檻，確認夜幕已經降臨。突然，他豎起耳朵，目光轉向那扇高大破舊的門，門正自行緩緩地吱呀作響。沒有微風，沒有老鼠，沒有任何東西能使門關上，但它鏽跡斑斑的門軸卻發出持續不斷的吱嘎聲。

當蒼白如死的手指和黑色的指甲從搖晃的門板背面伸出來，在房間的燭光下清晰可見時，門終於越過了中間的位置。

他屏住呼吸，發出嘶嘶聲，看著路西法爾悄無聲息地從漸漸遠去的陰影中走出。她關上了那扇高大而狂怒的大門。她輕輕地關上門，門好，把漁夫鎖在了裡面。然後她轉過身，直視著拉撒路，那雙如同黑色玻璃般炯炯有神、一動不動的眼睛，彷彿在反光。她開口說話，聲音層層疊疊，如同吟誦，又像是許多女人同時吟唱：“埃爾喬，你離成功那麼近。可你卻連關上那扇門都做不到，哪怕是為了拯救另一個人的生命。埃爾喬，你憑什麼？神？聖人？告訴我。”

你真的配得上頭頂那虛幻的王座光環嗎？你連關上一扇可能拯救許多人性命的大門都缺乏勇氣。你的虔誠和軟弱終將自食其果。你真是太容易被看穿了，埃爾喬。太容易被識破了。何必呢？

漁夫的聲音悶悶的，帶著驚恐：“拉撒路，你在幹什麼？開門！我的天哪，他們動了！他們在爬！拉撒路，快開門！”
現在！他們都無頭了！不！拉撒路！

路西法爾踱步走向拉撒路。一群蟑螂在她面前亂竄，為她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地板通道。她逼近拉撒路，用翅膀抵住外門和依然牢固的橫樑。當他再也無法後退時，她湊近他的臉，訓斥道：“你現在能在這裡，全靠我的及時出手。是我把你從那座城堡裡救出來，送你上路的。你的飛行全靠我一手包辦。”

你這頭豬形巨人，是用我的頭髮長出來的。要不是我幫忙，你恐怕早就被五馬分屍，燒成灰燼了。但你現在還活著，還能呼吸，而且你現在對我感激不盡，感謝我把你從囚禁中解救出來。

她避開拉撒路的目光，一邊打量著桌上那具同樣赤裸的屍體，一邊試圖繼續說道：“作為我救你的報酬，我希望你繼續前往意大利的坎切洛修道院。當修道院大教堂祭壇下的最後一塊門石打開時，我將給予你相應的獎賞。作為你服務的回報，我將授予服務的回報，我將授予

「我什麼都願意給你！」漁夫打斷他，焦急地懇求道，“只要你打開門，拉撒路！你想要什麼，什麼都行！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開始嚎啕大哭、呻吟不止。

露西法爾明顯惱怒，轉身用指甲敲擊著門。漁夫的哀求變成了一聲痛苦的、令人窒息的尖叫。一聲沉悶的撞擊聲響徹房間的內牆，魚屋裡再次陷入一片寂靜。

她轉過身對拉撒路說：“當你到達坎切洛時，我將向你揭示最後一塊門石。你要為我打開它。我將引導你了解石碑上文字的順序以及如何正確誦讀。”

「我才不會靠近它呢。」他回答道，同時更用力地抵著門。

她猛地撲向他。「滾開！別不尊重我，也別挑戰我的耐心，埃爾喬！」

打開艙門，飛向天空，現在就去！

他抬起橫梁，把它扔出門口。

“不要耽擱太久。”

拉撒路走進黑暗，轉身最後瞥了一眼這腐臭的地方。透過昏暗的魚屋內部，他看到桌上的屍體挪動了一下，伸出的手臂懸在桌沿之外，朝著他的方向伸來，彷彿正要抓住他。在捲起的窗簾和長長的影子之間，在搖曳的火光下，那張死者的臉似乎正眨眨眼，帶著一絲安詳的微笑，向他道別。

「快點！」路西法爾在他身後低吼道。

他從那間骯髒的小屋裡退了出來，腦海中充斥著無數不堪回首的景象和聲音，他知道這些景象和聲音或許會永遠縈繞在他心頭，讓他難以忘懷。他意識到，它們已經深深烙印在他的記憶深處，可能伴隨他一生。它們如今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如同他的手臂、腿和翅膀。他明白，這類記憶會隨著時間推移改變人的心智，無論好壞——而它們現在就在他的體內。它們無法被洗去、割裂或撕扯，否則他自己也會因此而毀滅。就像衣服上殘留的腐臭味一樣，那間骯髒的小屋如今也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改變他，哪怕只是……

不止一點點。

他撥開雜草，環顧星光璀璨的夜空，然後猛地躍向天空，留下了一群飛蟲。他身後飛舞著無數盤旋飛舞的蒼蠅。他繞著一片柏樹樹梢盤旋了一圈，然後攀升入星空，最後向南轉彎。

拉札勒斯憑著對修道院地圖的記憶，以及候鳥與生俱來的導航本能，將預定的飛行路線與萊昂灣北岸的海岸線對齊。在無風的涼爽傍晚，他穩住身形，平穩飛行，朝著遙遠的意大利翁布里亞坎切洛修道院穩步前進。他想在那裡找到一位修士，帶他回到法國奧弗涅，以便關閉守護者修道院的大門。此前，一位任性、充滿復仇心且愚蠢的阿維尼翁紅衣主教，利用從上議院嚴密守護的偽經檔案館竊取的手稿，笨拙卻成功地打開了這扇大門。

【第十七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完全是為了獻給……而創作的。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